

小舅是我母亲四叔的儿子。

我姥爷兄弟四个,年龄相差不多,在那个陈旧而饥饿的年代,肩并肩,如狼似虎地成长起来,一个家庭,人丁兴旺是件可喜可贺的事。

只是,我的姥爷们太穷了。据我母亲说,我姥爷的父母是带着四个儿子逃荒逃到我们村的,人虽穷,但心气高,立志要买房地吃街坊四邻瞧得起。勤俭持家到恨不能口里不沾肉,腕里不拉的程度,老两口在穷苦中去世,把节俭到吝啬的习性,完美地传给了儿子。

为了尽快过上好日子,我的四个姥爷起早贪黑,只要有工钱,让他们去电闪雷鸣里提雷公都干,为了省钱,不舍得娶亲,因为下聘礼、办婚事都要耗钱……置下几亩薄田后,我的姥爷们并不松懈,为置更多的田而战天斗地,直到我最小的姥爷也过了而立之年。旁人就奚落他们,四条光棍,拼死拼活地干了攒给谁?他们才如大梦初醒,四处托媒说亲。所以,虽然我的姥爷们身强力壮,却因为娶亲太晚,下一代人丁并不兴旺。弟兄四个拼了老命才生出三个儿子,我的舅舅是其中之一,排行老三。

解放前,因为一段不能言说的个人原因,我的四姥爷只身一人闯青岛,在铁路段干“老搬”(青岛土话,指搬运工),多年以后,才把他抛在老家的四姥爷接到青岛,小舅才得以出生。

基于写作者的八卦本能,对四姥爷那段不能言说的历史,我很想知道,却没人肯说,哪怕我费上挤牙膏的力量,也挤不出来。随着老人们陆续故去,这件事成了悬案,挂在岁月的边缘,偶尔想起,就胡乱猜一会儿。我八九岁的时候,四姥爷去世,回故土安葬,葬礼过程,我依稀记得,已成年的小舅抱着四姥爷的骨灰盒走在队伍前面,披麻戴孝的女眷一路恸哭,每走几步就喊一嗓子:爷,上西南啊。

上世纪50年代末,山东乡下穷苦难挨,姥姥带着我的母亲和我的舅舅,跟随她的另一任丈夫逃荒去东北。我好奇他们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东北怎么生活,上无片瓦,下无立锥,难道在荒山野岭开荒?

母亲说不是,是当地政府把他们分到当地居民家借住,给间屋,给点粮食。因为这,我对东北人民肃然起敬,饥馑年间啊,顾自己都顾不过来,能这样善待灾民很不容易。但我母亲他们没在东北待下去,因为我姥爷水土不服得差点儿丢性命,不得回来。因为种种原因,逃荒到东北却待不下去的人很多,都没钱买返程票,最后由政府统一组织遣返,一路辗转,先是坐火车到大连,再从大连坐船到青岛,从青岛坐火车回高密。

因为四姥爷,我母亲他们在青岛下车后小住了几天。母亲说四姥爷去码头接他们,舅舅还很小,四姥爷一手抱着他,一手牵着母亲,对姥姥和她的后任丈夫看都不看,到家就看到了刚生不久的舅舅。

小时候,我对小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结婚,带着漂亮的小舅母回老家。小舅须发浓密,留着鲁迅款小胡子,又高又壮,是典型的山东大汉模样,嗓门也又高又亮,若是板着脸站在那儿,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但他偏偏爱笑,一笑起来就天真烂漫的,像大号顽童。小舅母的嗓门也很高,在上女子上温温柔淑为美德的齐鲁大地,这可真算不上什么优点。事实上,小舅母非常善良,她的嗓门大,是职业使然。小舅母是纺织工人,纺织车间噪音很大,同事之间交流,必须把嗓门提到最高。

小舅是传统的山东男人,有一些大男子主义,难保因为声高声低和小舅母拌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小时候对小舅的印象很零星,大多和钙奶饼干以及高粱饴有关系,因为这是青岛特产,是小舅回老家探亲时自带的。

第一次对小舅有了专门而深刻的印象,是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到了青岛,住在远房亲戚家,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集中读书、画画,过了一年无法准确说自己身份的生活,内心是苦恼的,精神压力也很大,体重只有八十斤左右,常常想哭,却又无处可哭,寄人篱下么,难免要看人脸色,虽然我可以随时回高密,但我不能,因为一旦回去,我就回不来了,留在青岛才是我想要的的生活,眼下虽苦一些,但总能熬过去。那段时间,我就是吞咽着这样的自我安慰熬日子的。虽然小舅在青岛,但我从未想过去找他,毕竟,除了他是母亲的堂弟这个身份,我和他并不熟,也没有任何的情感交融,所以,小舅对我来说,只是一门我

所知道的远房亲戚而已,和走在街上的陌生人并无区别。

直到有一天,远房亲戚慌里慌张地跑回家(远房亲戚的单位离家只有二百米),一脸严肃地说有人找。远房亲戚的表情,我至今记得,严肃、紧张、警惕以及责怪,好像我的存在,给她招来了上门打家劫舍的家伙。她说找我的就在外面,让我去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那是个秋天,嘉峪关路上的法国梧桐呈橘色,暖烘烘地笼罩着整条街。我看见了小舅,他穿一身蓝色夹克式港务局工装,推着他的大金鹿牌自行车,望着我咧嘴无声地笑着,好像刚刚烤好了叫花鸡的周伯通。

我局促地喊了声“小舅,你怎么来了?小舅把自行车支好,说我来看看你,问我在这边住得怎么样。我不甚明了小舅来的初衷,就敷衍说挺好的。小舅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问我是不是在减肥。我一时语塞,泪在眼眶里打了个转,差点滚出来。

我小舅

连 谏



那次见面,并没有太多亲昵,小舅到远房亲戚家坐了一会儿,跟远房亲戚寒暄了一会儿,聊了聊我的现状以及未来,也没在家吃饭,给我留下了单位电话和家庭地址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因当初我来青岛,父亲就极力反对,拗不过我才放行,他不甘心,写信给青岛的小舅,小舅就找周末过来看我了。

后来,小舅又来看过我几次,每次都是看看就走,绝不给远房亲戚添半点麻烦。一年后,我去一家部队疗养院工作,周末会转乘两次公交车去北山二路的小舅家玩。

北山二路所在是一片平房区,俗称海云庵,古老而又热闹,小巷纵横交错,巷名都深有古意,比如说乌衣巷、半辟巷、居仁巷等等,但巷子都特别窄,窄到人站巷中,伸胳膊,指尖就能触到巷两侧人家的窗台。饶是这样窄的巷子,各家窗下还垒着鸡窝、煤屋子,让巷子变得更加逼仄,逼仄到推自行车进巷都需要技术。

小舅家共四口人,住三间屋子,进门是厨房的这间比较小,大约半间屋的样子,东西各有一间屋,东间住着四姥姥和表弟蒙蒙,西间是小舅两口子的卧室,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小舅两口子个儿高,他们的床是加长的。

四姥姥的卧室还充当着客厅的功能,加宽大床充当着沙发的使命,有时,玩到很晚,怕我走路不安全,我就睡在四姥姥床上。

人和人之间,是有气场的,每次去小舅家,都有种到家的踏实感,这,于漂在异乡的我,很重要,只是我从未在从前说起过,每当内心苦闷,或是被生活虐了,我都会去小舅家,什么也不说,没事人一样坐在四姥姥床上说说笑笑,听小舅没完没了地夸我。在小舅嘴里,我就是天底下最漂亮、最有气质……各方面都好到无敌的女孩子,他夸我夸得毫不吝嗇,以至于连我自己都信了,然后,在四姥姥床上心满意足地睡一觉,第二天满血复活,投入生活的战场。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小舅一家是我这个在异乡漂泊的人精神上的大后方,每每行到水穷处,就想一想小舅,在心里跟自己说,没事的,有小舅呢。那种感觉就像是哪怕因为自己的倔强,会像一块坚硬的骨头一样被这座城市吐出去,也有小舅接着我。

上世纪90年代前后,通讯不发达,没手机,也没传呼机,连座机电话都是权贵象征,所以,没特别急的事,没人打电话。但小舅会给我打电话。小舅的电话内容,永远一个字:吃。让我下班去他家吃饭,多数是喊我去吃逛鱼。小舅热爱垂钓,用汽车的内轮胎做了条橡皮筏子,工余无事,就划到海里去钓鱼。据说,逛鱼很傻,一会儿就能筒一盆,做出来的鱼汤像牛奶一样雪白浓稠,简直鲜掉眉毛的好吃呀。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吃逛鱼上瘾,连去几次没吃到逛鱼,就问小舅什么时候去钓鱼。小舅有些生气,说:你这个梨梨!到十月海里就冷了,你小舅母都不舍得支使我去钓鱼,你支使我去钓鱼!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但小舅言语里的亲近,我是能听出来的,

在他心目中,我这个外甥女应该比舅母还心疼他才对,但我没有,所以他生气了。

直到很多年以后的一个十月,我去西海参加帆船比赛,恰逢那天水上没风,我又不慎操作,只能停在原地等救援,水里的寒气透过帆船底部直逼人身,像冰凉的巨手,把人攥住了往寒气里拖,我终于明白了小舅为什么生气。

小舅虽然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但他爱做饭。有次他打电话让我去吃虾仁饺子,一进门,看见小舅蹲在地板上,一边用力地捣着蒜臼子,一边兴致勃勃地跟我说,捣的是剥虾仁剩下的虾头,捣一捣,用纱布兜着挤出虾脑做成虾仁脑酱,配面条,是绝绝美味。

小舅家的饭菜虽然家常,但口味都很棒,我又是个馋嘴的人,所以,有时候不用小舅打电话喊,我也会自己去,且每次都能碰上好吃的,四姥姥和小舅就说我是个有福的人,理由是只有有福的人才能踩着人家吃好吃的点儿不约而至。这话毫无根据,很唯心,但对漂在青岛苦着的我,却是一针飘渺的安慰剂,好像告诉我,不要气馁,你下日子在后头呢,坚定了我在这座城市熬下去的决心。

其实,小舅家的所谓好吃的,也就是饺子、馄饨、她逛鱼啥的。

我身为女孩子,一个人漂在青岛,小舅总怕会有歹人欺负我,跟我说:谁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弄死他!让我跟别人说他们家就是我的亲姥姥家,他是我亲舅舅,这样,意味着我在青岛有妥妥可靠的亲人,别人想欺负我时,要掂量掂量。

敲字到这里,我眼眶湿了。只有身处过我那种境遇的人,才能体会到这样的暖,是多么的透魂彻骨。之后很多年,我把小舅和四姥姥家,都说成我姥姥家。确实有作用。

后来,我从疗养院辞职,不能再住部队宿舍了。小舅母在娘家所在的城中村,帮我租了一间厢房,并垫上了房租(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每月一百多块工资不算低了,但都被我买了书和磁带,完全不懂攒钱),后来我把钱还给小舅和小舅母了,但这情分,我会念一辈子。

小舅脾气火爆,但从没跟我发过火。在小舅眼里,我这个外甥女,好得不得了,要才华有才华,要气质有气质,要模样有模样,他夸我时,我要筐里绝对没烂杏的表情,让我感动。虽然我们的血缘不是那么近,但小舅对我的姿态,完全是拿我当亲人待的。

记得一次去小舅家,小舅母说有次她回娘家,老远看见我在街上的背影,就寻思这是谁家孩子,怎么看着眼熟?小舅马上打断她,说小舅母真能想,还谁家孩子?盐滩村能出息出个咱梨梨这样的大嫂?这气质!打眼一看就不是盐滩村的!

这事,我至今记得,一是小舅满足了我一个女孩子被人夸的虚荣,二是觉得我是小舅的亲人。于我这样一个家在外地,没户口,也完全看不见未来的漂泊之人,被人当成成人,是刻骨铭心的温暖。

再后来,四姥姥年岁大了,做梦都想住楼房,为了满足她的心愿,港务局分房子,小舅把北山二路的平房交上去,在水清沟分到一套一楼的三居室,前面带个院子,很适合老年人居住。

四姥姥八十多岁后,患了阿尔茨海默症,发展得越来越严重,身体强健,但神志混乱,经常闯祸,便溺在衣服里,完全没有知觉,且拒绝脱下换洗,每天单是为了哄她脱下脏衣服换洗,都要斗智斗勇数次,再后来,小舅母的母亲也衰老得失能了,小舅便接过来,两个老人一起照顾。

四姥姥得阿尔茨海默症五年后去世,小舅的岳母也去世了,小舅内退,他身体好,闲不住,去公司补差。按说,他和小舅母可就此过上平和顺意的人生了。却没有,小舅也突然患病,去北京,也没治好,但他总觉得自己身体底子好,没问题。我也觉得他不会有问题,住院治疗调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有天中午,他在医院还给大舅打电话,说他快好了,下午不用去看他了。

结果,下午他就走了。像开玩笑一样,闭上眼就走了,这让我难过了好几年。

小舅走后,原本性格开朗的小舅母,患上了抑郁症,总猜疑邻居偷她东西,和邻居闹得不好,表弟不得不另购房搬走,小舅母独居时,意外梗去世了。就此,我在青岛最亲的亲人走了,我时常想起他们,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就看看天,觉得老天不公平,他们还那么年轻。

前几天,去菜市场买菜,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人,体态和模样跟小舅特别像,我愣愣地看着他走到我面前,和我擦肩而过。我转过身去,专注地看着他消失在街的拐角。那些永远离开了我们的亲人啊,他们是匍匐在心脏上的沙子,一有风吹草动,就刷刷地洒落成痛。

还没到泰州,我就很难受,憋不住,哇的一口喷出来,淋漓漓漓。跟着就是呃——呃——呃,酸水直泛,如珠胎在身的娇娘。有意识之后,第一次出门大吐,就是坐在泰兴去扬州的车子上。一车的人“恶嫌”,丢死人。

那时的路不像现在,都是窄小不平的,车子又破,颠簸晃晃,走起来时快时慢,咔嚓作响,油烟味倒流进来,厚厚重重,我年龄不大,受不了当属情有可原吧?

据说,娃娃时期,我去南京,吐得更厉害,平生头一遭,但我自己没有任何的印象。而小时的南京更在天边,后来没去过,也就不觉它存在。扬州便自动升格为第一大都市。我是个乡下人,毫无“旅游”意识,每次来到这个大都市就是逛街,可谓“暴殄天物”。

待到自己上大学以后,才发现扬州还有瘦西湖,伯父的新家搬到了瘦西湖边上,我看望完伯父,就悄悄去瘦西湖路看,像欣赏一篇好文章,点头赞叹不已,大有相见恨晚之憾。安家后,我又带上北京土生土长的妻子回老家,“挖出”个园、个园、平山堂,等写长篇小说《黄梅情史》,预备把扬州作背景,便专心研究琼花、蕃薯观……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在《黄梅情史》的最后,“我”是念着这样的诗句圆满的。我的将来,也会在扬州圆梦吗?但是,亲爱的,我是扬州人,你答应吗?

读你——敦煌

你是传世的名著
读你就读出了
泪流满面的诗行

读你那莫高窟
溢流千年的信仰
读你那月牙湖
大漠求生的坚强
读你那玉门关
春风不度的孤寂
读你盛世辉煌的大唐

读你众多无名大师
咬碎艰辛创作的艺术经典
读你美不胜收的博大荣光
读你千年色彩斑斓的飞天梦想
你是四万平方公里再生的
一个美术世界的明亮
你是那被掠走的三分之二的神伤
还有我终其结局的忧患
是你被那大漠沙尘埋没的凄凉

读你读得我血液澎湃
读你读得我与你相拥
眼界高远充满了浪漫的想法

尔亚之泪 ——写给博斯腾湖

在大西北
在库尔勒境内
博斯腾湖荡漾着
水天一色仙境的美
那不是上天的恩赐
是尔亚流下的凄婉的泪

博斯腾与那雨神的搏杀
只为把对尔亚的爱带回
即便死去无怨无悔
尔亚以死相随
流出最后的泪滴
化成一汪湖水
感动世人万里追随

昆仑雄鹰

今天我在天边
今天我在新疆和田
穿越茫茫戈壁滩
我看到了玉的温床
美在此出发
装饰了追寻美的人间

西行诗笺 (组诗)

武自然



今天没有风尘席卷
今天我骑着马儿
奔驰在板兰格草原
云朵般的羊群
飘动着原色的浪漫

今天胸襟开阔
今天阳光灿烂
抬头一望便是
巍巍的昆仑山
那能跑的白雪
是银色的巨龙
在圣山威武地盘旋

昆仑山啊昆仑山
你这万山之祖
早已成为万神的宫殿
在你这种话的故乡
我已进入你梦中的画面

今天,就在今天
在你山腰的不冻泉
我饮一口清凉的泉水
就化为了矫健的雄鹰
一翔冲天,一翔冲天
护卫起你神秘的庄严

帕米尔高原的眼

洁白的云
是天然的手绢
悠然地擦亮
喀拉库里湖
那帕米尔高原的眼

皑皑的积雪
是神秘的白纱巾
披在“冰川之父”
慕士塔格山的峰峦

我骑着骆驼
穿过沙漠的孤寂
我跨上白龙马
守在太湖的身边

茫茫草原
就是绿色的地毯
繁星荡漾的夜晚
我听到了
走在地毯上的足音

透过那明亮的眼
我等到了下凡的神仙

峡谷奇绝激活张掖

走丝绸之路
你一定有张骞足迹
大自然的工工鬼斧
那是平山湖大峡谷

这里并没有湖
有的是亿万年前
大自然的工工鬼斧
留给世人奇绝的诗书

背着渴望前行
你要行万里路
才能进入拍案的阅读

它的纸张
是红色的砂砾岩
神秘的故事
惊艳的诗句
在纸张上喷薄而出

这里有情侣峰
对爱永远的倾诉
这里有将军石
一夫当关的风骨
这里有教子图
循循善诱的付出

这里有你想象张开的翅膀
起飞于峡谷奥妙的深处

张掖你这河西走廊的明珠
因这叹为观止的大峡谷
被激活进而显得璀璨夺目

七彩丹霞——天地间的画

只因你经历了
太多太多的磨难
才有了你
震撼心灵的彩霞
才有了你
天地间直挂云霄的画

与地球你的母亲相比
你是朝气蓬勃的年华
你是荒原中绚烂的挺拔

有多少渴望你的眼睛
就有多少激情流淌的挥洒
就有多少脚步前行的萌发

与你牵手
和你谈诗和远方的佳话
你把孤独嚼成美丽
我把美丽捧在心中
开成永不凋谢的花儿

等六幢小楼,分别对应20世纪30年代在汾阳工作、生活过的冯玉祥、费正清、林徽因、梁思成、万德生、卫天霖、恒慕义。建设作家村,就是为了让贾家庄与作家再续前缘,实现具有贾家庄特色的文化传承。

著名导演贾樟柯以汾阳为背景拍摄了电影《山河故人》。贾家庄已然成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村史展览馆、作家村、贾樟柯艺术中心,处处彰显着文学的气息。在国内文坛产生一定影响的第一届吕梁文学季,就是在贾家庄隆重举办的,当时,余华、张平、莫言、阿来、格非、欧阳江河、韩少功、苏童、西川等文学界名家聚首贾家庄,谈文学、谈创作、谈情怀、谈世界。在贾家庄回望乡土,重寻文化乡土之根,成为中国文学界一大盛事。是啊,吕梁山下的一个普通村庄,为何有如此魅力,能聚拢这么多文人的目光,能引起这么多作家的深层思考!

来到贾家庄,每一天都会让你怦然心动的场景。去过贾家庄,它就会停留在你的目光里,停留在你的心头。因为贾家庄绝对是一个写满奋斗故事的村庄;绝对是一个“人人都想来、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时时刻刻挂怀”的地方,绝对是一个拥有别样情怀的乡村,绝对会给你带来别样的精彩!

已经完成使命并曾承载着贾家庄辉煌历史的的水泥厂,变成了工业文化创意园,还有贾樟柯艺术中心、种子影院、作家村、马烽纪念馆等,一批带着贾家庄人光荣与梦想的文化创意项目,饱蘸着这块沃土滋养。尤其是村史馆里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一个个生动的丰收场景,记录着贾家庄走过的不平凡道路,见证着贾家庄人度过的一段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村民永远不要忘记贾家庄艰苦的奋斗历程和精神;图书馆让村民在闲暇时,有了学习充电的场所,跟上时代步伐;广播站、电视转播台、腾飞的贾家庄网站、微信平台,用身边事教育鼓舞身边人,使每个村民心中都有一盏灯,树立起一种浩然正气。

在贾家庄,无论是民俗文化园、贾街、乡村公园休闲区和晋商民俗文化体验区,还有老旧质朴的院落建筑,处处透露出文化气息,可以感受到文化为农村注入的活力。贾家庄成功融合现代与传统,文化助力经济、共同富裕这些元素,成就了新时代的新一类农村贾家庄。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文艺周刊

第二九五一期

我是扬州人?

蒋 泥



我生在江苏泰兴,那时候泰兴属扬州,不敢自称扬州人,就像丐帮弟子梦遗富家千金,扬州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遥远的梦。假如我说自己是扬州人,人家一定会笑掉大牙,说我不自量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后来,我一个伯父到了扬州,我稍懂点事,就成了他的常客。每次去却非玩,而是逛书店。伯父家在梅岭新村,我进书的第一家就是附近的扬州古籍书店,在那里看书、淘书,也买书,一待大半天,去了七八次,都不知道在它对面就是史可法纪念馆,不远处还有闻名世界的个园。

对于大学,也觉神奇。因为老家没有大学,那年代能考上大学,不说凤毛麟角,那也是千里、万里挑一,很不容易。没想过自己将来会是幸运儿,便把大学当成图腾来膜拜。伯父家旁边就有一个职业大学。某天,我衣服平整,提一袋古书,在校门前探头探脑,就想着进去踩踩地气儿,感受一把大学长什么样,有耳

朵吗,有鼻子吗,有脸蛋吗,和老家的中小学比一比,是块头大,还是个高?

正当我鼓足勇气,跨步向前,企图通过时,铁门边突然钻出个人,高声吆喝,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结结巴巴,尚没有开口,他就轰起来:“快走快走,这里不是你的地方。”

我面红耳赤,怅怅然退缩。过后从它门前过,就会逡巡张看,越觉神秘。我的偷窥得不到满足,留下深深的遗憾。自此,大学也就成了心里的病,总想着什么时候能进去逛逛——当时还没有信心以为自己能上大学,只要能逛逛,也便很满足。

这是我的秘密,没有对任何人讲,更不会告诉伯父。

不久,我教书的三姨,也到扬州教育学院进修了,感觉扬州的大学,离着我并不如想象中的远。但三姨毕竟不是我啊,她能达到的,在我也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即,这大学,也就越来越渺茫,恰如扬州的女孩子,姣好、精怪,语声轻嗲,那都是矜行者翻一个跟头的距离——一万八千里。

那时候我害怕坐着车子去扬州,不要说十万八千里,即使只有区区的八十里,这个距离也还是耍命的。并非扬州的女孩子厉害,会把我整得死去活来,也并非扬州的女孩子漂亮,能迷得我三魂出窍、五体投地,而是这距离是需要“交学费”的。